



1	4
1555	
120	

12



聲

隅子

門 14
號 1555
卷 120

白聱隅者柝物之名也歔歔者兼歎之聲也瑣也者
迹之之謂也天生斯人也與夫禽獸之駢然所以異者
由出道限矣故首之以生學天實生賢宜均所付介然
處為隘則甚故承之以進身進身之速匪衣且食
吾所私垂無疆之休故承之以揚名後俗流荒賢一
百善既揚名惡亦如之故承之以虎豹暴夫於虎為
舉世慨夫哲人為之來哉故承之以仁者勇勝則暴
勝則流不暴不流故承之以文成文以經治武以運

昭和十五年
四月十日

故承之以戰克文武交濟剛以治柔故承之以大中
中之至莫顯乎二者故承之以道德哉道德者何誰哉
終之以三王或曰孔子刪書其實帝之而子王何也曰
宗周之禮父傳之子子畀之孫雖有堯舜在下未有無
父而天子也踰之所得表於三王耳弗尔則吾罔敢源
溢則波微智小則意塵述而不文孰與尔歸非敢播之
作者益用致之子姪云尔踰序

贅隅子獻欬瑣微論卷第一

宋本重雕

蜀人黃 晞 撰

生學篇第一

五氣雜萃鈞坏鑪鞴物吾鍾付何以事天用吾以然則
無不然君子宜力作生學篇

贅隅子曰生而不知學與不生同學而不知道與不學
同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知而後行者尚矣嗚呼仁矣
哉衆好之已樂之衆疑之已審之衆亟之已恤之贅隅
子曰鯁鱗之微不能鈞橫江之魚禮賢而不以其道謂

草澤空者誣也辭賦之戾乎治具聲偶之甚乎倡優孰
 云湯縮之為賢乎吾見其大不道者以此或問漢高祖
 何如人也曰古之仁人也曰有仁而遺其親者乎曰何
 也曰項氏之將烹其翁姥也漢高祖曰饋吾羹得為仁
 人歟曰是非子之所謂也嘗漢楚之未定孰敢益人之
 讎乎不然則將往而同烹曷若終拒而必讎乎嗚呼為
 鳳隱而百禽噪聖人沒而諸子亂甚哉封禪之禮
 於今也皇天汲汲以生吾民財以阜吾民今枉其財
 奉天是猶割己之肉以啗一不亦痛乎或曰學

而後明可乎曰學无久久則非學也是以聖人貴乎學
 而立者也或曰井田不復肉刑不用鄉飲不序里選不
 伸冠禮不飭家廟不建五爵不封若何曰人君其勤矣
 何也井田復則民不飭肉刑用則惡有別鄉飲序則長
 幼順里選伸則賢无隱冠禮飭則人適節家廟建則孝
 不犯五爵封則戰用稀罔由此者猶適越而西其軌也
 嗚呼允克言之則以蹈之允克蹈之則以久之久哉久
 哉今其鮮矣贅隅子觀諸史懣然歎一哉天哉欲
 人之極乎犧牲哉秦政之陣伍項羽之一不亦甚歟

或曰顏子奚以貧曰不貧又曰猗頓奚以富曰不富或
者未達曰以其不貧故所以貧以其不富故所以富
呼姣婦之篤暴君之寵雖極其情不足尚矣贅隅子曰
鄙哉楊王孫之所為欲以一身之衣徧服裸人之國匪
不足之為恤亦將見其形之自赤矣或問三代之前裕
臣也秦漢之後勞臣也曰何為裕臣也曰不言而人信
不威而人服不令而人從又曰何為勞臣也曰丁寧而
後信積楛而後服申飭而後從嗚呼古人以道而顯身
今人以才而顯身古之人以德服人今之人以威服人

贅隅子曰學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
之君子從師而後言顧友而後行故其失鮮矣今則
贅隅子曰黃金雖多不以淫費為仁不以奢用為節
乎用脇中而行合義故也贅隅子曰飽言而糲湯行
漿小人而居大位志為不充者其不自永耳或曰古
師也師乎為義今之師也師乎為利何也曰異乎古
之聞也古之所謂義者義乎其心利者利乎其人也
義利之異哉贅隅子曰无責人以如己无譽己如人
則其進也弗可止矣

進身篇第一

无自而生无自而不生以吾茲身人實奈何物去則
吾道是求慕然濡然不吾為哉作進身篇

贅隅子曰進身貴乎適時遇物貴乎達誠在約不在
困而居顯不以為驕吾聞於古而思於今或問命如
蔡之言王霸曰是非古之所聞者也夫王者之行刑
德也德猶刑也何刑德而王霸異乎嗚呼腐薪不可
撻兵渙泥不可以膠物猶釋老不可以持天下也贅
子不跌時而膠悔不憚人而結毀建皇中以為劣出

性於檻穽吾聞之於武王耳不食非吾之惡不仕
之朝進則致之以其道退則去之以其國得之則
耳不悒悒於不遇不猶豫而不進宅仁義而為心
和而為氣吾得之於揚雄耳罔進難而退易
為國處衆人之所不審而愈卓任當年之可欲
吾得之於韓愈耳戴道德以為天无孛蝕之異
以為地无兀折之險斂詩書以為披服无災身之
禮樂以為衡輓无覆轍之禍吾得之於孔子耳
何其隱約也曰奚其言哉若我夫子者宅天下而不

言廣居一室。以為綽壽萬歲而人亦以為天去。古而身亦如在奚其隱約哉。或問楚之鄉有盜者。以某室而主獲之。曰子之貧。以至於斯。遂釋之。人以爲仁。之鄉有盜者。及其門而主獲之。曰子之貧。奚至於殺之人。以爲正。曰何如其爲也。曰楚之鄉者。三邑之人也。魯之鄉者。五帝之人也。若二人者。其智一也。而幸與不幸。何其戾哉。曰若知海洲乎。卓乎丘陵矣。數之所去。丘陵康於海洲矣。贅隅子曰。越石父者。禮之操也。辨之殍者。禮之木人也。叔孫子者。禮之商人也。阮嗣宗者。

禮之貊人也。或曰。生不得伸其志。死不得盡其禮。屑屑之於天也。贅隅子對曰。道之所歸。不在於絀。曷道之所達。不在於擻。莽回憲與堯舜肩立。桀紂與匹夫一致。贅隅子曰。鄧子之於漢文也。忠矣。而正不庇其身。李夫人之於延年也。盡矣。而德不傳於色。嚙之以正淵。之以德。不若之名臣列婦。无矣。

揚名篇第三

顯顯合實。巍昂卓厲。吾暉吾耀。以效所在。知生不生。所以長生。作揚名篇。

聳隅子曰名揚乎當世功獲乎千祀孰有如顏子者哉
或曰顏子誠乎揚名而功何有曰是非子之所及也當
夫子特立獨行非顏子不能廣之則後者何述在陋巷
而不憂飲一瓢而自樂則後之困者彌激貪者不息非
顏子之功何也聳隅子曰人生何有觸類成性上之聖
吾知其无初下之愚吾知其可終或曰積善之家必有
餘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憂當秦政之无道使扶蘇之
必立天下其知之何曰千里之旱一雨或能救其將枯
縣年之病丸藥或能救其少死然而秦之勢亦已去矣

聳隅子曰王朴之忠直和凝之敏速黃文蔚之得衆桑
維翰之計事亦一代之美矣或曰羊陸二公不欺也其
至矣夫對曰甚哉其能自不有如是也或問不信之心
何如曰使其加一息則太公其人也聳隅子曰仁矣哉
唐太宗其臨事也果其從諫也速其濟物也權其養民
也惠其保臣也終其武王之後一人而已聳隅子曰顏
子能柔而能勇子路能剛而能屈或曰何謂也對曰仁
而不違柔也學而不倦勇也立而不侗剛也義而後伏
屈也孔子亡二賢致不效也聳隅子曰可以發身而未

可濟世可以不世未可以經遠君子如欲經遠在經思而已矣或問君子曰君子之道明而不耀晦而不濁贅隅子曰終日不爲惡惡必殺矣終日不爲善善必息矣是以君子捨此覲彼贅隅子曰古之人見利以思義今之人見利以忘義贅隅子曰不矣哉楚王之不納璧也秦趙二君幾不免乎或問信曰不矜或問義曰不苟或曰逆阪而走可乎曰不可曰迂哉子曰居今之時學古之道不亦逆走者乎贅隅子恪然歎曰飼乎食服乎衣子能捨之乎曰不能曰是古人之道也或曰黃霸能州

郡而不能朝廷何也曰若霸者其自怠之而已矣夫君子者在幽約而不困任寬綽而不充小之於灑掃大之於天下无不任也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其斯之謂歟若霸者其息怠之而已矣贅隅子曰无爲天之物无召鬼之闕相病而加藥順風而舉帆則力易而功濟贅隅子曰直哉史乎劉之激長說不陷諸武之黨贅隅子曰溫氏之子其至已乎友愛而忠鯁佞於一門矣李子紀之正直黃文蔚之明道李太亮之清慎凜凜乎其節也

虎豹篇第四

回邪飭心反偽如真常日不足厲則有餘嗚呼咈矣哉
柰命之何故作虎豹篇

聾隅子曰虎豹以搏噬爲功鳳皇以和鳴爲美小人爲
惡日思不足君子爲善日思有餘蓋所稟者殊而所歸
者戾矣是以桀紂之暴虐猶堯舜之於道德或問申韓
之是否曰是二子非不知王道之可尊善習俗所以異
耳故君子在幽而不憂在明而不屈慎所適而已矣聾
隅子曰不謨之相不材之將其尸利也倍乎商賈欺闇
之人慘礪之吏其不毒也甚乎鳩翅故爲天下者不可

不慎功則散之多士罪則歸於一人客有貌不甚氣言
不甚辭巍然而坐勃然而激與聾隅子曰醜虜尙強熾
百官尙繆濫文章尙蕪蔓風教尙遺滯以何道而能救
歟聾隅子蹙然无對他日罵曰若是子也所謂聾瘖者
也或曰子之旨何哉曰醜虜尙強熾非无將也聲色之
心向其家耳百官繆濫非无賢也賞罰之箭差其的耳
文章蕪蔓非无宗也典制之經拂於俗耳風化遺滯非
无時也命令之官昧其人耳聾隅子曰聞人疑而改者
上也聞人非而改者中也聞人怒而改者下也聾隅子

曰天下之患者莫大於爲人君終日爲善善則未孚纖芥之過溢於四海瞽瞍子曰至矣哉晦其道者終日而不顯其善畢世而靡聞其過動則湛然而若靜靜則冥冥而不息視天下於一家守聖智於童心不自明而愈光不自伐而愈功瞽瞍子曰王良之執馭扁鵲之爲醫師曠之善聽由基之精射使其志於聖人之道猶反掌耳瞽瞍子曰使夫子之有餘蘊者蓋子淵之命也或曰奚爲餘蘊曰性與天道而世不聞焉或曰老氏之仙也有矣夫曰人之好怪也有是夫或曰子之道勃矣曰是

其心矣曰子之道至矣曰是其憂矣或謂瞽瞍子曰處世而斤所及物者不如无生瞽瞍子曰不患其所及物所患其道之不脩不患其道之不脩所患其心之不

至不患其心之不至所患其誠之不著誠苟著矣雖不

宰其丁不官其事萬世之下享其利矣奚无所及物者哉
仁者篇第五
世道斯往誰爲來者塞極以亨勢之使然萬態並動植飛潛故作仁者篇

齊陽子
齊陽子曰仁者不必器其愛義者不必逆其備者不
必白其事智者不必習其宜信者不必報其言
陽子曰比干之於王嘉也同其死矣龍逢死於其天下不死
於其國其无死之臣乎曰可與不可而已矣
齊子曰愚哉屈大夫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利而不知害去之
夫諫不從則去其國或曰屈原楚之後也義全空祀曰
何適而不全微箕其不仁矣乎嗚呼商周之前王下无
長逸之賢无久肆之惡秦楚之後天下无取用之賢
必除之惡故治之與否繫乎賢惡而已矣
齊陽子曰

說晁錯得封諸侯之術者也主父偃得願諸侯之術者
也或問昔之賢者孰謂得也對曰張良得聖人之安者
也蕭何得聖人之變者也劉向得聖人之力者也或人
未論曰功成身退聖人之安也勢隆身損聖人之變也
竭忠事上曲爲之防聖人之力也嗚呼禮之祗禪而政
之贅疣莫若思往賢而賤時彥樂其聽而遺其視
齊陽子曰文中子之道不傳於世傳之者諸子訛言而已矣
或問孔子之道何所止也齊陽子曰春以煦之夏以長之
秋以成之冬以收之又何止哉曰孔子之文何所盡也

日廣之於天地明之於日月幽之於鬼神變之於恍惚則不知其所盡矣或問人生而性乎曰何性也人生形而已矣若夫百尺之材生於毫末之時則不知其棟梁歟輪轅歟及夫百尺則匠者至矣然後器而用之形而性之之謂矣夫形變則性性變則神神變則情情變則癖癖變則疾疾變則死矣混沌倥侗形也道德仁義性也詩書禮樂神也周章去就情也狂悖復佞癖也淫蕩貪慾疾也鬼神所極死也奚人生而性乎形天之謂也世所傳三子之言者愚矣不諦其慮而強爲之

以謂人生而性也孟軻之言善則草木也草木則无能惡矣苟況之言惡惡則虎狼也狼虎无能善也揚雄之言善善惡惡則草木可以混於狼虎乎是皆強爲之辭焉易曰各正性命蓋各能自正而已矣傳曰天命之謂性由不道而受天之命矣嗚呼天地不能崩陷人迫而崩陷日月不能薄蝕人促而薄蝕國家不能潰亂人召而潰亂天地國家之大賊者其斯之謂乎

贅隅子獻欬瑣微論卷第一

聳隅子獻欵瑣微論卷第二

文成篇第六

天生萬彙為茲人用紛紜交蔓將焉救之有條有綱統宗會元故作文成篇

聳隅子曰文成而道存道存而事協事協而功易有不由於此者猶括舟而度淵其能濟乎嗚呼順道而不順人者少矣順人而不順道者衆矣聳隅子曰弗人也斯人之行也貌邇而心遠臨利而亡親膚思而腹怨或問成人聳隅子對曰修尔三至崇尔五反曰何謂三至曰

惠不在大以赴人之急爲至言不在勝以破時之惑爲至行不在亢以鎮時之俗爲至何謂五反曰時未遇則反之於命衆未尊則反之於德俗未附則反之於信名未光則反之於道功未著則反之於力或者譽人於子曰彼之道不其至歟聲隅子復之曰吾昔臨於溪澗沼沚見其泉清源泚欲狎而翫之及臨乎江河淮海見其巨浪滔天則慄然有畏之之色至與弗至則吾弗知之矣或問子貢之辨與蘇張爲孰愈聲隅子對曰義存魯國則子貢之力也姑利六王則蘇張之術矣辨與不辨

則吾弗之知矣聲隅子曰女不恥其身之不正而恥其色之不偶士不恥其才之不充而恥其祿之不厚亦不思之甚矣聲隅子曰君子之於己也薄矣其於人也厚矣小人之於藝也廉矣其於人也詳矣聲隅子曰猛虎不傷其類而傷其非類謗者不聞於自己而聞於他人也聲隅子曰君子哉報德不報怨先踈而後親先危而後安或問堯舜之壽考生民之壽考耳又曰漢之黨錮曰非人實黨錮而主之自錮也嗚呼囚道德械忠信適足以殄絕不亦悲夫聲隅子曰秦漢而下才不必於朝

廷道不謀於草野此生民所以未又也聶隅子曰六偽若真大邪若正大私若公大害若利聖人不啟人以爲賊而姦人迹聖人以爲賊聶隅子曰生不幸仁人死不遇明主亦士之恥也或問出處之道聶隅子曰民不富士不榮君不勝國不壯勃然而恥者三代之人焉飽於道醉於德冠於仁履於義覃然而宅善者五帝之人也非五帝之人靜而三王之人躁蓋君子之時行矣聶隅子曰堯舜不以天下量其位而以天下量其德桀紂不以天下量其德而以天下量其欲或曰有金張之貴玉

石之富守之以理義何如曰可也未若榮道以貴而貴足尙知以富則富有餘

戰克篇第七

陰陽相生水火相平交戰其閒以順吾道夥哉生聚得盡天性作戰克篇

或問戰克於聶隅子子對曰以道德爲疆場以仁義爲將帥以命令爲陣伍以忠信爲干戈智以帥之禮以戰之則何戰而不克也聶隅子曰謙讓者禮之容也安就者禮之宗也威儀者禮之符也嫌疑者禮之防也親踈

者禮之節也隆殺者禮之爵也此六者人倫之榘榘矣
聲隅子曰報施者仁義之宗也賞罰者教化之權也是
非者得失之鍼也厚薄者升降之的也喜怒者抑揚之
柄也黜陟者懲誠之規也此六者文化之樞機也聲隅
子曰日月不照其必闇春夏不滋其已腐鬼神不祐其
不淑聖人不思其可王王者不碑所碑者吾見其自
待之不厚也澤由之碑知李斯非輔相之材也聲隅子
曰李國主仁不足而懦有餘宋齊丘道不足而智有餘
便其足則无敵矣或問韓非莊生何如人也聲隅子對

曰古之譁人也終日求道德而智巧入焉終日求真純
而浮偽入焉或問人道何以爲極聲隅子曰孝感鬼神
仁被禽獸誠動天地信著金石此四者備人道之極也
非堯舜不能純行之聲隅子曰李衛公其至矣乎處子
而勇者也聲隅子曰報爲天下之利和爲庶事之宗正
爲百發之衡幾爲五常之表此四者不思則不得不勉
則不中行之於家則家肥行之於國則國又行之於天
下則堯舜以此或問使項羽之始終於范增而楚可興
乎聲隅子曰守之不以其道行之不以其義雖至堯舜

爲之而臣不能扶矧一悠悠之夫乎又曰范增何如人也
也聾隅子曰狩人之人也曰何以然也曰貪利而不止
好殺而不節蹈不測之藪遇逸材之獸前不制後无援
果自傷矣聾隅子曰家於有道之鄉立於不陷之地行
於平易之塗則堯舜其人也或問揚子所謂聖賢之言
如天地何相戾之遠近如是也聾隅子對曰是所謂狂
者之言耳自誠而明白明而誠其功一也孰謂聖賢之
異哉

大中篇第八

人情不一世所以亂聖人哀之大爲之防二者交際
不可以不知也故作大中篇

聾隅子曰大中之道无歸者久矣其秦漢而後乎輪
乎其過哉或者蹙然呱呱哉赤膚之不乳矣或問世之
務如之何聾隅子對曰世之務幾乎僞也曰何其甚歟
曰以不道而責之而後強爲之善以不德而責之而
強爲之正以不仁而責之而後強爲之愛以不義而
之而後強爲之宜以不法而責之而後強爲之順以不
教而責之而後強爲之訓皆非其始之心也不幾乎僞

歟譬夫美色之可以惑正士正士曰我无情而不惑者
僞也謂我不敢者亦強爲之脩耳其依違而不率者
後爲之誅竄也其蒙然而不入者而後爲之斧鉞也
隅子曰昔之於學也謂道之易也故寢不安食不取計
歲時而不可及故其志勇也今之於學也謂道之難也
故寢雖不安食雖不暇惟恐畢生之難及故其志弱也
嗚呼不脩日損於始心爲志不及於當年止恐一朝五
狀而斃辱於先人之教負於嚴師之力悲夫譬隅子之
乎哉聞而行之若人視而行之若人久而行之若人

然弗入者獸夫人哉譬隅子曰富貴而不由其道則不
如貧賤貧賤而不由其道則不如禽獸是以古之君子
有餘則不泰不足則自如一畝之宮可以禦風雨數畝
之田可以奉先祀冠仁服義講信脩睦以親朋友以和
姻族其自得也雖有堯舜之位不能屈也則顏子其公
焉譬隅子曰琅琅乎昆弟宮商也真卿之拒希烈景
之斥祿山雖古之卓烈未可右夫二子也譬隅子曰
矣哉不言者吾知其養言也多言者吾知其易屈也自
晦者吾知其必明也自柔者吾知其必剛也自狹者吾

知其必廣也人之心不識者其猶江海乎嗚呼千里之
騅不逢善馭居於馱馱之乘千金之璧不遇玉人混於
塊石之間材高乎衆人行高乎舉世不逢知己有矣夫
謂我不知而躁者亦愚之甚矣贅隅子曰女无妍媸得
幸則衆妬之矣士无賢愚得勢則衆嫉之矣是知利之
餌人也速於影響非夫博達變節者則幾不陷於不道
矣或問人道何爲而可也曰无求而不求无必而不必
餌之以利有可取之宜雜之以德有自明之節又曰何
爲而不可也曰苟且以希進沽激以求譽悟憚以自損

盈溢以自持

道德篇第九

自天地事无能捨之者萃斯二柄而已嗚呼斯人也
乎壽福作道德篇

贅隅子曰道德之易行也仁義之易脩也而人之不修
且行者何哉處衆人之所疾故也贅隅子曰虎豹雖
不依於无林之野知幾之士不入於无道之邦故知血
流漂杵者未必无君子也比屋可封未必无小人也
去就之殊而死且生矣贅隅子曰視夫謙者則遜養之

禮生觸夫勇者則剛猛之性逸嗚呼人心无常有是哉故君子熟之而後思議之而後言則其行也不悖嗚呼視錦繡而不恥乎被褐者吾知其可階於聖人之域矣嗚呼人心不同其猶草木焉七十子之歸於孔子而无閒言者非有黨也蓋道之勝矣警隅子曰嗜慾之固人也其猶膠漆焉使仁義之心有如是者吾知其為聖人之道一也或問聖人之道何其艱也對曰訪道而後知力之不任學聖人而後知智之不豐然而力不強則塗不至智不勉則道不明今也怠夫其後也

警隅子曰澗底之松千尋之標風雨所飄霜露所及未嘗以材不材易其秀君子履道无世之弗也人之不諗生雖不邁名亦隨昌警隅子曰力耕者不食生民之心為心而生民在其中矣蓋勢之逼也亦有自然而然矣或問警隅子曰隨時之藝不可捨斯抗世之道不可忽斯對曰履捷塗必有險阻之厄學非聖必道淹汨之論如其不遇則隨吾所樂耳警隅子曰小善不足以蔽身勿以小善而自怠小惡不足以滅身勿以小惡而自暇小善漸而大德生小惡滋而大惡作晶熒不

滅燭火焚於高原矣聳隅子曰道為庶功之至德為衆正之宗靜久則用息故立之以道道極則志煩故鎮之以德聳隅子曰君臣亂則觸擾生父子亂則悖逆成兄弟亂則離間興朋友亂則黨與傾長幼亂則和順喪夫婦亂則義愛亡此六者故聖人大為之防戒同表世之俗何者為先聳隅子對曰述言者不及安仁女仁者不及樹德故樹德者為天下表焉耳

三王篇第十

王協其王民心釋順位不崇德衆斯救焚惟皇建極

克厥終作三王篇

聳隅子曰三王不以天下為心而天下歸之五伯以生民為心而生民違之蓋脩與否故也聳隅子曰有堯舜之資而不能脩者秦政也有周公之績而中易者王莽也嗚呼餌之以重寶而貪廉之心明矣試之以美色則邪正之目定矣加之以威勢則勇怯之氣著矣故知始而善者善之飾也終而善者善之德也聳隅子曰天子任乎三公三公任乎庶官庶官任乎庶民庶民任乎庶物故庶物不集則罪於庶民庶民不安則罪乎庶官庶

官不正則罪於三公三公不明則天子之憂也雖有九重之深萬方之廣不得而冥居矣是知冠不加於足履不飾於首席位非其材者不可以私之亂天下之大畢於是矣聾隅子曰去就者是非之根動靜者成敗之源吉凶者善惡之樞始終者安危之機固其根澄其源審其樞端其機則天下之能事畢矣或問爲天下之道如之何對曰其猶馬也護之以阜廩伺之以芻粟嚴之以鞫鞣控之以善馭之遠則遠之近則近之孰爲而弗若也聾隅子曰甚矣哉或人之樂事也終日爲吾所爲則

絕默而无聞旋踵不爲而天下尤之矣財豐者用益勞祿厚者責彌重其來久也聾隅子曰力弱者勿任其厚負才卑者勿尸其隆位今雖少安其後也必悔或曰彼以是道而耦子之是道而違曷若釋此而保彼者或對曰背逆而效順者有矣夫未有背順而效逆者也聾隅子曰女以色而事人時過而恩斯替矣或問君子之道聾隅子對曰出處的乎時語默的乎義亨塞的乎命屈伸的乎人嗚呼百慮之所非不如一賢之所是百賢之所是不如一佞之所非或問近世之文誰爲可者對曰

其有人焉矣曰何人也曰柳荊州得文之心髓而思慮
傷氣枝微得文之耳目而視聽未極孫漢公得文之骨
幹而血脉多滯張晦之得文之齒牙而咀嚼傷齟胡宿
得文之咽喉而聲音未暢孫鄰幾得文之骨臆而扼攔
不和种隱居得文之手足而掉動靡安潘舍人得文之
眉目而氣色不正胡祕書得文之膚藻而內關疾亟又
問其次曰嬰搏而已雖有四支五內而未達於用使其
加冠世室則吾有望焉嗚呼五代生靈湯而火之我大
祖太宗遏其沸而絕其薪膠四海之濁浪變戎衣於甫

獲真宗二十餘年斥三面之刑網今上之黜陟邪正於
古明主或不愧焉

藝階子獻猷瑣微論卷第二

右贅隅子二卷宋黃晞撰按晞字景微蜀人好讀書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石守道爲直講聞其名以禮聘之固辭嘉祐中韓忠獻爲樞密使薦爲太學助教受命而卒子甚魯所著書多散佚不存唯贅隅子歛歛瑣微論十篇傳於世見於書錄解題讀書附志傳是樓徐氏宋刻書目亦有之近從書賈搜得宋本季滄葦及健菴各有圖記知卽傳是樓藏本也時吾友鮑君以文方刻叢書亟命元照齋示俾刻入第十五集以廣其傳刻旣成爲識於末簡乾隆壬子暮春

芳椒堂主人嚴樹萼題

聿

縑

肅
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世緯一卷

明袁表撰表字永之號胥臺吳縣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廣西提學僉事明史文苑傳附見文徵明傳中是書凡二十篇曰官宗曰繼傳曰簡輔曰降交曰誘諫曰廣薦曰崇儒曰貴士曰裁閣曰汰異曰拒僞曰抑躁曰久任曰惜爵曰懲墨曰節浮曰節奢曰正典曰實塞曰均賦其言皆指陳無隱切中時弊雖立說不免過激而憂時感事發憤著書

亦賈誼痛哭之流亞也當時狃於晏安文恬武嬉
朝廷方以無事爲福故表自序有鑿柄異用竿瑟
殊好空言無益祇增多口之語而拒僞一篇講學
者尤深嫉之然表之言曰今之僞者其所誦讀者
周孔之詩書也其所講習者程朱之傳疏也而其
所談者則佛老之糟粕也黨同而伐異尊陸而毀
朱云云蓋指姚江末流之弊有激言之觀於明季
表可謂見微知著矣又烏得惡其害已指爲排抑
道學乎

世緯序

昔孔子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悲夫古之人苟懷抱材德者曷嘗不欲巨依明聖興
立事業者哉而卒託之空言命也是以君子進則勒洪
伐於鍾彝退則修遺文於方冊身雖不得躬行其道文
之所垂亦足以自見而爲法於將來周秦而下善言治
理者莫如賈誼其次則王通陸贄又其次則蘇軾王通
太平十二策亡逸莫考我欲觀唐宋之事舍陸蘇何適
矣夫欲考往而知來者惡可無空言哉是世緯之所由

作也客曰古之立辭者不得志則為之故屈平放而賦
 騷虞卿窮而著書今聖人在位材傑進趨言行計從世
 緯之作何也袁子曰否非是之謂也夫高居而逃聽者
 天子之職也敘官而詔祿者大臣之業也程功而累勞
 者百司之分也博稽而廣議者眾士之慮也古者庶人
 工商有諫有諫而況於士乎褒也嘗從大夫之後矣官
 有恆言責無與未嘗得排闥闔之門趨文石之陛一
 心其愚徒以強壯之年嬰狗馬之疾一旦恐溘先朝露
 非託筆劄何以自見世緯凡二十篇語多刺譏

世緯序

袁胥臺先生以明嘉靖初登第入詞林編修權貴浮沈
 中外不得大用文待詔志其墓謂以高明踔越之才精
 深宏博之學輔以較輓奮迅之氣跡先生生平誠有不
 媿斯言者又稱其所著世緯鑿鑿乎經世之言惜不得
 少見於事而徒託之空言蓋深有慨乎言之然是書流
 傳甚少明史志藝文亦未著於錄今

天子右文稽古特命儒臣編次四庫全書是書始復顯
 於世而吳中藏書家猶以未得見為憾於是先生之族

十
已
齋孫又愷貽書京都預館局者假鈔其副藏篋中以爲家寶雖然此非一家之書而天下後世之書也夫儒者之學在乎明體以致用詩書執禮皆經世之言也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論政者居其半當時師弟子所講求者無非持身處世辭受取與之節而性與天道雖大賢猶不得而聞儒者之務實用而不尙空談如此今世雖廿篇指陳利病洞達古今其言要而不煩其道簡而易行蓋賈誼新書崔寔政論仲長昌言之亞也若夫勦聖賢之格言尊陸以毀朱著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先

生於距僞篇中業大聲疾呼之矣恭讀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列是書於儒家益信先生真有體有用之儒非貌儒以欺世者身雖蹭蹬而立言自堪不朽蘇松減賦之議不用於當日而卒行於我

朝儒者之言其利亦溥矣哉

乾隆壬子閏月既望嘉定錢大昕序

世緯目錄

卷上

官宗

遊傳

簡輔

降交

誘諫

廣薦

崇儒

貴士

裁闡

卷下

汰異

距僞

抑躁

久任

惜爵

懲墨

節浮

革奢

正典

實塞

均賦

世緯卷上

四庫全書本開雕

廣西提學僉事袁表撰

官宗

夫宗室日蕃而祿不給何也封建之法壞而仕宦之途
 絕也昔在周室竝建諸侯同姓封者什七異姓封者什
 三各治其國以蕃王室入為公孤出為牧伯親疎相制
 外內聯絡卒賴其力享祚長久秦壞周法疎忌骨肉翦
 剪枝葉二世陵遲蕩然無衛漢興鑒秦覆轍損益周制
 雖有七國之變而莽操之際猶賴宗室眾強南頓中山

之後奮起徒步光復大業此則親親之明驗也唐宋封建之法廢而仕宦之途猶足以救其末流侯王將相布列中外是以本根不蹙而枝葉扶疎卒受其蔭我明草創高皇帝鑿周漢之所以得懲孤秦之所以失宗子分王裂地而封犬牙磐石崇其位號安享祿給不任以事內銷七國之變而外奪維城之固歲朝京師宴賞有度十王有舍宗人有府詩書禮樂炳焉可述仕進之途禁防未設逮及文皇帝稍稍攝以文法朝覲之典不行仕宦之途以塞生者日衆而歲祿有限分析微弱下同吐

隸賢愚壅闕莫能自効分地則不足益祿則無給干法麗禁者紛紛是也而議者乃謂宗室不仕高皇之法此特未之深考耳古之哲王莫不以親親爲先務故詩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曹魏竊命忽棄遠謀忌城隍思親賢弗用大權下授阼移司馬詩曰本實爲此之謂也譬之縣黎結綠之珍連城夜光之寶委之他人固弗若遺之子姓之愈也是故固本者莫若親親親親者莫若崇賢崇賢之術在責之保傅而升其俊秀者於鄉學三歲而簡之升之於國學而試之於鄉試之於大宗

伯登之於天子隨材以官之詔德以祿之賢者進不肖者絀而考課之法黜陟之典與踈遠者等則忠勤之心生而奸逆之節泯且仕者有祿則歲祿足不仕者有教則刑法省施親親之名而享賢賢之利則何弗爲也

遴傳

考之皇明祖訓凡親王子孫才堪出仕者宗人令具以名聞授任後俱如常選法此高皇帝意也夫宗室之才者得仕於朝矣而儀賓長史等官乃不得爲京朝官此豈祖宗法哉宣德閒有旨漢府親戚不許選官蓋止爲

漢府設也弘治初布政雍泰連姻秦府得爲宣府都御史國初楊士奇以審理副入爲翰林編修周忱以長史累官尚書弘治閒雷霖以德府長史陞提學副使此其證也夫連姻宗室者不得爲京朝官故衣冠之族與宗室婚者鮮矣官王府者不得爲京朝官故傳相率不肖矣此非細故也今之傳王者率老死王國終其身弗肯於有司銓衡者必闕昔則授之羣昏則置之而其人亦且絕望於通顯苟利其祿耳矣是棄之也欲宗室之循法軌遵理道而乃以闕茸羣昏者傳之甚亡謂也漢法

官王府者必慎簡其人如董仲舒之於江都賈誼之於
長沙田叔之於梁申公之於楚王吉之於昌邑諫諍論
議斐然可述雖有邪心逆節而猶存畏憚之意今諸侯
王皆血氣壯強而不爲置賢師傅此教之亂也是故高
煦反於漢宣鑑反於安化宸濠反於南昌此非傅相官
京朝之患也置傅相不得其人也欲宗室之賢莫若遴
選傅相而訓之以禮義擇京朝官之有行誼者則爲之
博通古今明當世之務者則爲之考其殿最均其勞逸
出爲傅相入爲公卿略如漢法以不失祖宗之意是官

傅相者有仲舒賈生之稱而宗室獲河閒東平之譽維
城永固而尾大之患自銷也

簡輔

夫內閣者卽今之宰相也是天子之所與承天地理陰
陽和萬物撫四夷者也而徒取充位之人甚亡謂也書
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言有其人則官之無其人則虛
焉三代以前率用此道秦始皇始置丞相專任李斯漢以下
置相多非其人蕭曹丙魏房杜姚宋隨時立業固未有
熙載代工弘格心之道者也高皇帝深慮遠算因胡李

世編卷一
之敗鑒蒙古之失博稽往籍略倣周制革丞相而置六部公孤之官不輕畀人忠勳如劉基親敬如宋濂終其身弗以授也文皇嗣統妙簡英哲於時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備顧問代王言而已洪熙以來爵予稍輕然當時兼保傅者三楊蹇夏黃福錢山之外無聞焉景順之後保傅滿朝而師尹多辟矣何則祖宗朝凡才望者皆得入翰林如宋訥則以大理少卿入李賢則以吏部侍郎入而今則非翰林不入內閣矣祖宗朝凡才望者皆得入翰林如宋訥

則以助教入胡儼則以知縣入楊士奇則以審理副入周是脩則以紀善入劉球則以儀制主事入而今則非及第庶吉士不入翰林矣夫及第者徼一日之長其所對策多浮泛掇拾務詭時好稍觸忌諱卽卽寘下甲閒有以直言及第如羅倫舒芬之徒復流落不偶壹鬱以死而庶吉士之選尤多徇私不協輿望其選也必權貴之私人乃得與焉其畱也亦必權貴之私人乃得與焉凡材識修潔之士悉擯弗用啟僥倖之門開奔走之路莫此爲甚文皇帝儲材論相之意蕩無遺矣方其未得

世續卷上
志也則惟權貴之門是趨擠排同列不顧廉恥其既得志也則養驕安祿積日累月坐致高顯爵位已極則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六曹之務進退可否必咨而後行蓋有天子不知而內閣先聞者矣上蒙下蔽作威作福可不畏哉故議者以爲今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殊非高皇帝不立丞相之本意也必革之而後可以爲理噫是因噎以廢食懲覆而棄舟也權之所寄不在此則在彼苟得其人何患弗理如其材也則置之翰林不必其及第庶吉士也如其材也則登之內閣不必

其翰林也凡及第者必直言是取務采輿望焉庶吉士之選必端良者是畱務采輿望焉破拘攣之陋格塞請託之私穴官內閣者必極天下之選而公孤之尊弗以輕授兼收竝用以復祖宗之故事庶乎其得人也

降交

秦制尊君卑臣百官非奉詔不得上殿視其君如天神然漢興稍變秦制百官得召見論事面折庭爭止輦以受言臨軒以策士前席之間拊髀之嘆雖踈遠小臣得與天子相唯諾蓋猶有先王之風焉唐之貞觀開元宋

之慶歷莫不親賢禮下大臣有賜坐之儀造膝之請諫
官有入閣議事對仗讀彈文之典君臣之交藹如也明
興金華數子贊襄獻替分雖君臣而情猶父子乃後復
簡楊士奇等七人以備顧問下至牧守咸賜召見不獨
察其器能且得問民疾苦周知情偽觀其君臣同遊之
歌亦曩時卷阿宴鎬之盛也文皇仁宣待下有禮三陽
蹇夏日侍帷幄射鳧西苑飲酒極歡賞花賦詩雍容可
想天順閒李賢王翱親信寵任事關機務面決可否孝
廟勵精寤寐英哲尊禮元老數開文華講求政理平臺

煖閣不時燕見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等呼以先生
弗名也六曹之長皆民譽也華容劉公晝日三接訃謨
密議左右莫聞君臣一心虞廷之都俞何以過此今天
子神聖削資格而弗拘拔奇材於不次一言常意立躋
華要士有起家六七年而秉鈞軸斯亦巖淵非常之遭
也亦嘗數御便殿延見二三大臣矣亦嘗改容禮貌宴
賞賡歌矣然延見有時不數語而退天威咫尺分嚴掌
陛六曹之長臺諫之司文學侍從之官咸不得與敬大
之禮已渥而下交之情未通流俗之見未能深識不曰

天子過勞則曰大臣畏議己者噫爲斯言者非愚卽諂也人之恆情逸則思欲欲則驕縱之心生勞則思艱艱則兢業之懷切安危理亂鮮不由斯故書曰無教逸欲有邦程頤有言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一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甚矣古人之愛其君也今不思逸欲之喪邦而徒慮憂勤之勞其君是非真能好君者也夫大臣者天子所與變調者也臺諫者獻替者也文學侍從之官論思啟沃者也皆天子所親信者也大臣論道於前則臺諫拾遺於後而文學侍從之

臣得以引經而對據禮而議面相詰難不出一堂雖有讒說弗行也且以大臣而畏人之議已將焉用彼相哉故曰爲斯言者非愚卽諂也誠使國有大事天子召大臣者面計之而大臣亦得以其事請見文學之臣輪對以備顧問而官臺諫者許入閣以議從容賜坐務盡所言謀無遺慮動無過舉政體之得失以盡而羣臣之心術見矣其經筵日講必妙選端良忠謹明於經術者爲之講章之進要在剖析經旨切磨政理削浮泛之勦說黜諂諛之故習有疑焉必辨問折衷歸諸至當而後已

而外之方岳守令於其來朝也特召數人焉賜之清問以觀其材識凡閭閻之情僞利病悉周知之上自親信以逮疎賤若元氣之周流於一身流通聯屬無復間隔嘉猷入告而讜言上聞壅蔽之患銷而太和之休應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此之謂也

誘諫

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傳曰興王賞諫臣夫言路之道塞國家之安危繫焉言者賞不言者罰則言路何患乎弗通古之哲王矇瞶有誦工瞽有規立進善之旌設誹

謗之木患危言之弗我聞弗患言者之過訐也古之忠臣批龍鱗嘗虎口剖心而不悔烹鼎而不懼患吾言之弗直弗患聽言者之不我從也三代以降納諫者莫如唐太宗敢諫者莫如魏徵善乎太宗之作帝範也有曰大臣懷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夫有國家者使人懷祿畏罪而忠言不聞亡無日矣我明稽古建官而特重臺諫之選給事主封駁御史專糾彈士有材望者乃得與選而且許風聞言事言雖不實弗罪也是以士希折檻之風人慕引裾之節竄逐甫去而章疏繼陳如英

皇之北狩武廟之南巡伏闕死諫者踵接於朝是以王
曹濁亂於前錢江簸弄於後咸包藏禍心謀爲不軌卒
賴敢言之士發覺其姦得以亡敗此則諫諍之明效也
夫人主莫不願治而惡亂然順心則喜逆言則怒人臣
莫不慕忠而羞佞然嘉獎則言震怒則默人情然也是
故上有容言之主則下有敢言之臣上有危亡之諍則
下多依違之辭故世不患無魏徵之敢諫而患無唐宗
之容言誠使言者賞不言者罰言之善者則施行之不
善者亦優容之溫顏以來之霽威以下之弛諱忌之禁

寬指斥之誅不以順逆爲喜怒不以喜怒爲刑賞聽言
者有文皇之明則進言者多魏徵之直矣

廣薦

夫鄉舉里選所以敦行誼也安車束帛所以搜遺逸也
漢興去古未遠興廉舉孝數詔有司而四皓之招申公
之迎嚴光周黨之聘猶足以勵士風而端教本自科目
之制興而弓旌之招廢士習之卑日以汚陋國初取士
之塗甚廣而刑新之典亦嚴士皆避匿不樂仕進故設
科無定額而由薦舉進者頗多高皇帝初卜金陵首開

禮賢之館劉基宋濂葉琛王禕陶安章溢數子者皆抱
王佐之器命世之材奮起風雲志存竹帛雍雍乎亦曩
時稷卨之亞王魏之倫也宣德以還禁防漸弛風雅浸
微請託繁滋苞苴競進薦舉者多非其人而吏員任子
咸處雜流譽髦之選一歸科目勢之所重不得不然何
則糊名易書拔十得五網羅低昂鮮有遺者法出乎畫
一而事存乎至公誠不易之令軌也然而科目所得采
浮華而遺行實習經義而闇時務判不知律策不通今
掇拾剽竊以徼有司童之所習壯之所試不出章句陋

亦甚矣是以當官蒞事往往碌碌閒有卓犖瑰瑋脫穎
軼塵不爲俗學所困者亦千伯之一耳風頽而不可
止俗恬而不知怪此有識者之所爲痛惜也夫科貢足
以得經學之士矣而孝弟力田獨行者非薦舉不進薦
舉足以得行誼之士矣而宏詞博學明習政務識達治
體者非制科弗庸今當事者皆因陋就簡以爲經制既
定安用取高皇帝約束妄紛更爲曾不知薦舉之典固
高皇帝法也今不思廢墜之當修而徒慮紛更之無益
不恤科目之未盡出於公而徒病薦舉之多私以是而

欲求異材收實用吾見士習日卑而教化益衰也故欲士敦實行莫若修薦舉欲士通世務莫若增制科制科之法或五歲一舉焉或三歲一舉焉詔天下之士凡習知錢穀甲兵水利邊務以至天文律歷書算詩賦技藝咸得以所長自售而登進之因能以授官使專於其職而薦舉之法則責之撫按藩臬或一郡一人焉或一省一人焉其謬舉弗勝任者則臺諫得以糾正公卿得以論駁甚者則罷職弗敘其蔽而弗舉者亦如之如是則薦舉足以搜遺逸制科足以羅異材而科貢所得明於

經術者兼而用之均其殿最甄其賢不肖如此則取士之途廣而士無遺材責實之政成而人無飾行士習可振而政理足觀矣

崇儒

夫黌校者俊秀之關也師儒者士民之表也是風化之所自出也賢才之所由進也而俗吏忽之蓋自黨庠遂序之制壞而鄉舉里選之意微哲王之盛典既隳而人材亦寢不如古矣明興嘉尚儒術敦崇教本鄉社有學郡縣有庠卽黨遂之規也成均有師國子有教卽辟雍

之遺也賢良有薦者逸有徵即選造之風也官祭酒者
前有宋訥胡儼之儀軌後有李時勉陳敬宗之剛嚴督
學者則陳選擅其聲司訓者則魏驥颺其美身教克修
師道卓立弘治以前人才可觀自青衿之刺興而疏圍
之嘆作內之成均循資計祿苟取充位外之鄉學官卑
祿薄闕昔耄昏俗所賢者亦不過送迎以為能升散以
為職耳蒙師里社尤為無益經誦滅息教化陵遲人才
士習愈趨愈下董生有言養士莫大乎太學今縱不能
得人如宋胡瑗亦宜妙選天下之剛嚴端重可為人師

者以居之不必其翰林也督學之官國初未有也正統
閒黃福建議始設此官賜以璽書許以言事且令御史
藩臬毋有所侵越權至重也今之官此者多以他塗得
之進不以正心乎患失且畏御史之刺劾也惟言是聽
侵撓不已事權移奪無復璽書之意然則提督之任即
付之御史足矣安用此紛紛為邪今宜精簡其人專責
久任申敕御史毋或侵撓有不如敕者許督學者得以
上聞庶事權不分而體統畫一矣其司鄉學者凡府之
教授州之學正縣之教諭必以進士而訓導則以鄉舉

歲貢者參焉增其祿秩優其禮待其卓異者有翰林臺謝之選而歲貢之例必嚴爲之禁其年耄昏及闇於經術者毋得濫貢貢則督學者連坐焉而又妙選弟子員之經明行修者以主里社如此則黨庠遂序興而茂材異等出矣

貴士

夫爵祿以勸功能刑威以懲姦慝二者馭世之大防也然爵濫則士競進而恬退之風微刑繁則士苟免而廉恥之道喪記日刑不上大夫此言士可殺而不可辱也

秦漢以來士也日賤李斯相也具五刑蕭何侯也縛縲綈勳如條絳材如遷向幽囚械繫宮腐髡鉗辱已甚矣王莽之篡羣臣咸頌功德以美新死忠徇國者遂無一人賈生之言亦略驗矣光武中興矯枉過直獎高節禮逸民東都之季黨錮益嚴而忠節愈勵士皆駢首就戮以扶漢鼎暨乎宋祖以忠厚立國以廉恥養士及其亡也文陸張謝之徒蹈東海而不悔戮燕市而不挫由此言之士何負於國哉我國家刑新甚嚴而養士有禮惟大辟者有三覆之規犯嚴科者有八議之典非法不刑

酷吏有禁百七十年司刑者懷于張之平恕而恥湯周之刻深有有功之矜恤而無羅吉之苛虐慎刑貴士蔑以加矣然而畫一之律有定而多門之政頗繁士之作姦犯科者付之刑部都察院評之大理寺輕重之弗衷者刑科又得駁正之亦已足矣今乃下之錦衣衛幽之鎮撫司緝之東廠捕之校尉夫錦衣親軍也鎮撫武弁也東廠中官也校尉則卒隸也以介冑之夫而侵刀筆之吏以閹腐奴僕之賤而司執縛討捕之權假狼虎之威以濟其谿壑之欲賂多則削重以爲輕賂少則誣虛

以爲實事干官禁言觸諱忌者必嚴刑以報怒絕命以滅口察意向以爲低昂伺喜怒以爲出入其死於撈掠者不可勝紀如劉球鍾同之徒身殘屍毀遂使懷忠者憤激而不平畏死者怯懦而不敢銷剛直之心沮浩然之氣士風陵遲其所由來者漸矣凡獄之經廠衛者則司寇不敢詰廷尉不敢駁刑科不敢糾閒有執法之吏翻異成案如薛瑄丁哲禍幾不測司刑者相引以爲戒然則國家奚賴焉夫鎮撫東廠朝廷之所親信也故以大獄付焉然稽之往牒未聞其據經守法有釋之定國

廿二史劄記
之賢也未聞其發姦擿伏有張敞廣漢之能也馬順門
達汪直錢寧作威作福覆車踵接爲世大戮今不信士
大夫之心而寄耳目於爪牙介冑之士疑公卿之私而
任腹心於閹腐奴隸之賤獄賂繁滋而威權移奪怨歸
於上而利專於下以法守則侵官以典章則破律乖畫
一之規而啟多門之弊其尤甚者則官校之捕人於遠
方公求賄賂厥衛之杖士於闕庭立斃箠楚夫事之在
遠方者詔御史捕之足矣何至紛紛差官校四出于東
縛窮辱得賂則生不賂則死京朝官之有犯者下之法

司足矣律當死也據律以議臯殺之可也何至今官校
杖之闕庭橫屍以出乎以聖明之朝而執縛加於衣冠
榜笞施於卿士恐非所以養士大夫之廉恥而尊朝廷
也是故欲士之死忠徇節莫若養其廉恥欲朝廷之尊
安莫若愛養臣下其有臯也一付之法司而厥衛弗與
焉如法司之破律舞文而市恩以立黨故出入人者必
以法治之則士之寡廉鮮恥者皆懷死忠徇節之報矣

裁閹

周禮閹人王宮每門四人圉游亦如之寺人王之正內

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若此其簡也司昏晨以時啟閉
守門圜御苑正內路寢給使令而已未聞授以政也故
周之盛時未聞有宦寺之禍也巷伯孟子詩書所稱暨
乎伊戾禍宋寺貂亂齊趙高亡秦石顯敗漢而刑人之
禍不可說也桓靈之季王甫曹節侯覽等瀆亂國經操
斷威福廢立擅權高下在心禁錮忠賢誅夷陳竇宮闈
流血大盜蜂起自古刑人之禍未有若此極者也唐之
中葉覆車靡監高力士魚朝恩李輔國程元振肇孽孽
於前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崇厲階於後衣冠駢戮道

路橫屍甘露之變獨柳之禍言之喪氣較之東京尤爲
慘烈而世主不悟寄以腹心優其寵祿童貫之徒卒以
亡宋喪亂相尋靡有寧已我太祖高皇帝洞覽古事深
鑒前失監局之官不得過四品掌宮禁備灑掃而已宣
統以來優假稍過威福漸移王振喜寧諸閹權勢隆赫
兇焰薰灼潛通酋虜謀危社稷遂使英王北狩幾致永
嘉靖康之禍猶賴王竑之徒危言正色借劍尙方廷梓
馬順以銷肘腋之變壯矣哉固足以遠紓陳竇之憤近
雪鍾劉之冤矣然而吉祥構逆外連亨彪事發倉猝危

而後濟憲孝兩朝汪直李廣表裏爲姦所幸朝政清明不甚害事暨武皇帝之初年劉瑾馬永成等號爲八黨蠱惑聖心斥逐元老洛陽華容鈞陽洪洞諸公相繼竄殛巖廊一空評臣杜口直士卷舌殺戮之威遍乎縉紳誅求之慘毒及毗庶潛蓄異謀肆行逆跡向非高廟神靈武皇獨斷改玉改物伊誰禦之夫考之古事旣如彼徵之今事又如此然則興替之原理亂之跡斷可識矣而議者猶謂呂彊之清忠楊復光之討賊張承業之存唐光照史冊惡可少也嗟乎求什一於千伯亦已難矣

世主不悟王甫曹節仇士良田令攻等如彼其多而欲望呂彊楊復光張承業三人者如此其寡非甚惑歟何則婦寺之性陰狠賊戾嗜利亡恥朝夕左右浸漬易入甘言柔聲首鼠兩端伺察意向動中所欲苟非燭以至明斷以至剛其不惑溺者鮮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書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秦漢郎中謁者多士人爲之猶有古意我國家雖純用寺人而不得與政事所以消伏祠杜危機也誠使政令子奪皆天子獨運於上而心腹耳目寄之忠賢樞機之務一切弗與其在外鎮守守備

織造等官悉罷弗用老耄者汰之很黠者黜之嚴闡割之禁正交通之誅有缺弗補有罪弗宥略如令狐綯之議以復高皇帝之故事吾見宮帷肅清而肘腋無患也

世緯卷上

世緯卷下

廣西提學僉事袁表撰

汰異

昔孔子作春秋以攘夷狄孟氏談仁義以闢揚墨董生述周孔以黜管商韓愈著原道以排佛老而佛老之害為尤甚愈之言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然則愈之功豈孟氏下乎世儒支離溺口耳之學昧教化之原知佛老之害而甘心沈溺其中以清淨為宗以虛無為本以慈悲為教以寂寞為歸棄綱常蔑禮法隳政事敗五等之

世紀卷一
倫廢四民之業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不誦讀而仕不婚
姻而配傷教化亂彝典生人之蠹未有虐於佛老者也
世之言者皆以佛老與吾道竝立爲三以釋迦老聃與
周孔竝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民之初生希希夷夷顯
蒙渾噩無思無爲聖人者出訓以彝倫式以禮法威以
刑禁申以命令而後民知嚮方義農堯舜之世惡覩所
謂釋老者哉而曰竝立爲三誣亦甚矣老氏之學昉於
周末佛氏之言興乎東漢周孔之教衰皇王之道熄而
後異說售焉氓之蚩蚩不究其本而倡爲三教之說噫

斯言也佛老之徒倡之也仲尼之徒無道佛老之事者
然則佛老之教可遂寢歟曰奚爲而不可韓愈之言曰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斯寢之之術也周秦以來惑老
氏者無如秦皇漢武惑佛氏者無如梁武秦梁以亡漢
以亂斯亦足鑒矣而庸君闇主甘心爲之覆轍相尋亦
可哀矣高皇帝既定天下欲遂滅佛老之教當時諸臣
無傳奕之深識而襲蕭瑀之庸愚因循苟簡漸以滋蔓
周顛仙張三丰天眼尊者之徒妖荒迂誕怪亂不經成
化以來繼曉李孜省輩恣爲幻惑百無一驗伎窮智屈

終膏斧鉞文成五利相繼誅戮斯亦往事之明驗也有王者作焚其廬火其書人其人習老佛之教者必殺無赦如此則異端汰而庶民興矣

距僞

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辭之繁者行之慝也道之賊也政之蠹也周衰處士橫議楊墨塞路孟子昌言以距之而後人知楊墨之非唐季佛老之說橫行乎中國上自天子下逮眀庶翕然信之韓愈原道以排之而後人知佛老之非夫楊墨佛老與

吾周孔之道判若黑白可以惑蠢愚而不可以欺賢智故排之也易爲力今之僞者則不然其所誦讀者周孔之詩書也其所講習者程朱之傳疏也而其所談者則佛老之糟粕也其所行者則桀跖之所弗爲也假道學之美名以濟其饕餮窮奇之慾勦聖賢之格言以文其膏淺繆悠之說黨同而伐異尊陸以毀朱凡其所言者不出老生之常談庸人孺子皆知其非而士之好名利趨富貴者方以爲孔孟復出也翕翕訾訾如沸如狂創書院以聚徒而鬻校幾廢著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

七
學士薄舉業而弗習縉紳棄官守而弗務以靜坐爲存
養以詩歌爲禮樂互相標榜私立門戶以希終南之捷
利合則引援勢傾則擠軋吠聲聚臭牢不可破似是實
非固不特紫奪朱鄭亂雅而已今聖人御極大道爲公
而邪說肆起正學湮蕪壞人心術禍慘乎楊墨災深乎
佛老世無孟韓孰能距之聖天子嘗下明詔示禁絕矣
而風俗頹敗株連蒂固勢莫能止昔孔子誅少正卯子
產誅鄧析惡其亂政也然亦未有詆毀先儒蔑棄明詔
亂王制蠱人心似是實非如今之僞者也距之如何火

其書遊其人不與同中國舉文皇之所以罪朱季友者
以罪之庶乎正學明而異端息邪說不至於誣民矣

抑躁

今天下之最可憂者莫甚乎士習之躁競夫躁競者進
則恬退者遠而賢不肖倒植教化陵夷風俗壞敗而淪
胥以潰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是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國初取士先行諛而後辭
華獎純實而鄙浮薄士皆避匿不樂仕進干旌賣乎丘
園東帛加乎巖穴上下久任內外均勞大臣有羔羊之

風小臣懷貂尾之恥司衡者秉公綽之廉潔而當官者
甘顏駟之沈滯士風樸醇猗歟美矣自久任之法壞而
速化之弊滋重內而輕外惡勞而喜逸士希清貫人競
要津牧宰冀臺諫之司郎署徵翰林之選視解字爲傳
舍剝膏血爲鉤餌苞苴公行貨賄晝八諂諛成風鑽刺
得志未有如今日者也惡直醜正反蒙譏笑由是清修
者淹屈下僚恬退者肥遯丘壑而小人比周爲鬼爲蜮
鴟鴞嘯乎殿廷蝮蟾沸乎宮社陰凝冰堅漸不可救勢
之所趨誰能禦之夫司銓者人物之衡鑑庶僚之儀表

也其進也既不以正則律已也必不嚴素望旣輕則人
多侮易而貨賄易入不五六年超遷美秩旣富且貴士
爭覬覦奔走權門以求必得先後居此者率以賊敗以
若人而望其低昂賢否黜陟幽明譬之責盲者以視遠
必不能矣此官方之所由汚濫士風之所由壞敗躁競
日繁而廉恥道銷也昔鮑宣進而王氏斂手楊綰相而
黎幹失色故表儀立則人知法式名器慎則士修行檢
采純樸則浮僞屏崇正直則回邪遠擢修潔則貪濁畏
獎恬退則躁競消風俗美而教化興四維具張而國家

奠安矣

久任

漢去古未遠法制尚簡吏咸久於其任如倉氏庫氏類以官爲氏故史稱吏皆老死長子孫終漢之世多循吏自久任之法壞而吏弊滋矣夫數易長吏則吏皆循資計日以冀遷改其所施設因循苟簡曾無終歲之計而繼之者又好爲紛更令方行而遽寢政未成而終罷下之人皇皇焉無復法守而吏胥得竝緣爲姦送故已去而迎新未來其代署者肆爲侵牟狼貪虎苛不饜不止

噫弊亦甚矣國初官皆久任內而公孤六卿臺諫郎署外而方岳牧守丞簿掾史率九載三考而後敘遷其稱職者有進秩而無改任如蹇夏三楊胡濙周忱諸公皆專任責成上下相安無苟且之意列聖繼承守而勿失自正德以來闡豎擅命倖塗旁啟士希終南之捷而鄙更生之滯然清議頗嚴驟遷速化者羣譏衆訕不旋踵而罷久任之法猶未大壞也自夫鬻爵之例數開而士之待選於都下者日以停壅當衡者欲疏通之繇是長吏數易而遷轉無常外之牧守丞簿內之臺諫郎署率

不滿一考而卽敘遷不如是則人多缺少而停壅者益甚甚者三載考績則令丞以下多不察其材否而槩罷之以處待選之士下旣數易則上必遞遷曾不數年內而拜京堂官外不失爲方岳伯者往往是矣遷轉旣速則罷黜亦易賢愚莫分略不愛惜積薪之喻良可慨歎上下苟且日冀月望於祿秩之崇庫豐薄而久任之法壞敗極矣今天子明聖深燭此弊亦嘗一詔吏部行久任之法矣當衡者不考其本而急急焉救其末流知停壅者之當疏通而不知鬻爵之例之當禁知守令之不

可數易而不知方岳之不可輕黜知臺諫郎署之當久於其職而不知公卿之不可易退故欲行入任之法者必自大臣始上不數易則下不得遞遷而鬻爵之例必閉絕勿開凡府之貳倅邑之令丞必科貢乃授如是則待選者不至於停壅而當官者莫敢爲苟且庶績其凝而九載三考之法可恆矣

惜爵

記曰大臣法則小臣廉夫大臣者是民之表也吏之帥也天子之所尊信而禮敬者也秩高而祿且厚矣是奚

所不足而乃屑屑於小吏之賂遺甚者視其貨賄之多寡以爲高下卽其有無以爲否臧是教之貪也假令小吏一再入賄却之而弗受且亟黜焉則墨者遠矣是故苞苴行則碩鼠之風滋簠簋不飭則羔羊之節斲大臣取之小吏小吏取之民禁隳而俗敗土不法而下亡恥利壅而民日貧而國之喪亂無日矣今天下之彫敝其最者莫若贓吏而吏之犯贓者多出於小官自丞簿以至雜流其不貪者蓋百之一二焉是皆入錢以鬻爵者也方國家用之不足也經國者曾不與少知治體者熟

計之而鬻爵之令下矣其始下令也以爲是特取之富家大室而已民不加賦而國以足用是無傷也曾不熟計其利之微而害之博也夫入錢以鬻爵者皆非有曾吏之行也皆非有游夏之藝也皆非有伯夷之潔也皆非有卓魯之政也是鄉里之所謂白丁也而一旦偃然使之臨民法令之弗習也文字之弗通也流濁而品卑監司之弗禮也胥史之弗畏也而其人亦無復敘遷之望闕茸骯髒嗜利無厭視其初之所入於縣官者必數倍而後止國之所得者無幾而民之所損者無算害博

而利微政蠹而民耗未有逾此極者也國初取士之途甚廣而鬻爵之令不行吏之作姦犯科者少而丞簿以下又多以進士爲之其鄉舉歲貢者參用焉慎名器也正統以後朝野多故師旅數興權宜之制興而鬻爵之令開於是乎有納粟買馬之例蓋甚不得已也而入錢拜官者不過處以雜流固未始有偃然爲令得親民者也今天下泰寧非有金革之事甚不得已也而數開此例其就選也入錢多者且得爲大縣令名器之濫流品之淆未有如今日者也司衡者稍加之意凡以此例進

者悉視故事處以雜流而經國者雖甚不得已亦閉而勿開塞僥倖之塗絕冒濫之端懲貪墨之源防哀亂之漸一舉而四利附焉者禁鬻爵之謂也

懲墨

司馬君實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之倉庫所在空虛曾無一年之蓄而縣官所入恆苦於不足用箕斂日急而田野日躬農夫作苦終歲焦勞不得一飽禾稼甫納而場圃已公破釜無糜敗突不煙妻孥枵腹相對而泣催科隸下突如豺虎鞭撻不已

世紀卷一
子女隨鬻愁苦萬狀言之痛心今日之財下不在民上
不在官盈箱累橐一歸貪墨下車視篆首籍富戶剝削
及膚斂括入髓脅以峻刑羅以密法百計斂攘不盡不
止兩浙之民以富爲戚怨口載路思食其肉而當衡者
方利其賂苞苴一人立登清貫貪濁之風煽乎京輶
腥穢之臭徧乎遐壤墨吏之得志未有如今日者也昔
桓靈之世崔烈入錢爲司徒史官書之以垂明戒今之
崔烈奚啻百千習以成風恬不知恥而清修之士反蒙
嗤笑廉潔之吏多見擯逐官失其職民不聊生瀾倒隄

潰莫知止極夫貪墨之吏幸而不敗也則捐其所有之
什一已足以躡清華而據津要不幸而敗也不過奪官
甚者發配極矣一經肆赦得歸田里乃復以其所有者
美田宅高宮室妖冶之妾便給之僕酣歌燕舞蕩心娛
意窮奢極欲遺之子孫利及數世揚揚里閭自謂得計
良由贓鉅而罰太輕利博而害甚小導之爲貪矣所忌
憚我高皇帝洞燭民隱深探化本崇廉潔之賞嚴貪墨
之誅吏犯贓者寘之極典枉法受賂坐以死律於是當
官者懷刑牧民者遠罪吏稱民安幾致刑措乃後鈔法

漸壅贓貫太嚴誅殺不勝不得已而從世輕之典增雜犯之科而墨吏亦漸以肆矣正統以後贓賄繁滋益以例禁贓多者發戍甚者則遠配極邊然發配未幾而詔赦隨下司刑者及貫而止且無籍沒之典高下任情出入徇私贓者不必問而問者不必贓戍者未幾犯者相繼建言者紛然病之而莫知變通之術夫律誠不易例則可增如入官給主固有定律而贓至鉅萬者特以詔例籍沒之其以贓罪戍邊者永不得赦且著爲令夫戍者不得赦則不得歸享其所入而贓多者必籍則無以

遺其子孫彼將畏罪之不暇而何利之有將賞之不貪矣國朝小吏之俸甚薄而冗員日增俸薄則不足以養廉而中人之性罕克自樹陳平所謂不受金則無以爲資勢使然也是故冗員旣增則吏俸不得不薄吏俸薄則犯贓者必多此相因之勢也假令天子下方尺之詔詔吏部凡冗員之無益者悉汰之而卽以其祿冗員者益小吏之俸又有籍沒不赦之例以爲之禁本旣正而未流衰止贓吏知畏而民其汔可小康矣乎

節浮

夫承平久則禁防闊禁防闊則姦偽滋姦偽滋則浮費
尤食莫知紀極而財力詘今六邊之士朝廷之所賴以
扞封守者也而日不得一飽寇至則京師震恐人無固
志兩浙之農朝廷之所賴以供軍國者也而日不得一
飽歲飢則父鬻子夫鬻妻而道殣相望夫人無固志而
道殣相望則囂然變其樂生之心而有思亂之志不逃
之塞外則挺而為盜此非細故也而常事者莫之省憂
冥然以為無虞病伏於膏肓而飲食如故此扁鵲之所
以駭而走也夫歲入有常而悖出無經則財必詘財詘

矣而土木不息師旅數興其最甚者則官之冗者日益
增裁革之詔未乾而添註之令尋下額外之員溢於常
品如工部太常寺光祿寺中書科太醫院皆無賴之淵
藪而耗財之螟螣也正德閒官方濫極聖天子嗣統下
詔清稽凡傳陞乞陞者悉汰無遺薄海內外鼓舞稱快
今幾復舊矣武官襲替比試之法特故事耳降革之例
曾不一行其帶俸者又數倍於正額錦衣衛之緝獲妖
言強盜者陞俸署級莫敢詰問而邊將之上首級論功
者歲不知幾何也軍士失伍而支糧如故上下相欺公

私竝竭建言者方急急於理財之術而不知節費之說
夫浮費不節雖積如丘山來如江河日賧月削終致陵
遲朝滲夕洩立見枯涸雖使管商執籌彘孔司計無益
也古者家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必使有九年之蓄而
後可以爲國文景躬行節儉海內富庶宋神宗銳
於富國而闡於知人新法紛紛卒基喪亂由此觀之則
生財之不如節用富國之不如足民亦已明矣今宜特
詔吏部凡額外之官如傳陞乞陞添註增註自工部以
下如前所云者一切革罷復詔兵部集議以聞新官之

襲替一如舊官比試而比試之法必嚴其不如式者不
得襲例應降革者必如例而功賞之濫者必痛裁之其
軍之無丁有糧者以法清之使不得冒支再詔戶部通
計歲之所入與所出者而消息之必入浮於出而後可
凡營繕賜予尙方監局歲造物料悖出不經者悉罷之
行之數年其鹽課之所贏與太倉之所積貯者悉以籌
邊而復下令時賜民田租之半則六邊之士皆樂戰而
兩浙之農悉力田矣其視不知節費而皇皇於財利者
功相萬萬也

革奢

痛乎風俗之移人而奢靡之蠹財也夫一人耕之十人食之則飢者必多一人蠶之十人衣之則寒者必衆此必至之理也今匹夫耕之匹婦蠶之而衣食者千百其人又不特衣食之而已也窮水陸之珍奇極絲縞之纖華而欲民之亡飢寒胡可得也曾子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者制用之節禁奢之防也今士大夫之家鮮克由禮而況於齊民乎其大者則喪葬昏娶有同夷狄古者哭則不歌今乃雜以優伶導以髡緇

笙管鐃鼓當哀反樂會葬者攜妓以相娛主喪者沈湎以忘返古者婚姻六禮而已今乃傾貲以相夸假貸以求勝履以珠緣髻以金飾寶玉翠綠奇麗駭觀長衫大袖旬日異制京師則世祿之家兩浙則富商大賈越禮踰制僭擬王者是故巨室之昏喪者一而中人之破產者幾矣農夫號於野紅女嘆於室而貴遊之子方厭梁肉而弗嘗棄紈縠而弗御靡也極矣我高皇帝躬服節儉首重農桑服舍有等昏喪有制賤不偪貴下不干上弘治以前純朴未彫禁防猶在自逆瑾黷貨繼以寧彬

姦賊百萬籍沒無算暨乎今日人有鄧通之銅山家有郭況之金穴無和戎之策而備魏絳之女樂茂造唐之勳而侈令公之聲伎臨食者笑何曾之萬錢執籌者嗤元載之八百而牧宰之吏方竭民之膏血以奉之上倡下應翕然同風此賈生所以流涕馬廖所以咨嗟也夫俗奢而不知禁財靡而不知節富官者皆黷貨而力田者多逐末此亦民窮財盡之秋也及今不理後必無措即不幸國家有方千里之水旱胡以恤之是故欲富國者莫如足民欲足民者莫如節用重農桑而抑末作賞廉潔而誅貪墨禮教以示之刑禁以威之天子八行於上以爲之先崇漢文之儉朴以修高皇之法軌則財何以不若水火俗何以不若淳古哉

正典

今之迤北曾不足當中國之一大郡而寇至則上下震恐惟其所欲無不知志深入內地殺略殆盡而沿邊諸將曾不敢發一鏃以禦寇士崩瓦解之勢已成而當事者弗寤建言者皆謂天下已安已治矣寇嘗歲一再入水土弗調士馬多物故者且所志不過金繒子女頭畜

而止是何能為噫為斯言者可斬也天下之勢如腹心
既顛而四肢痿蹙筋骸脉絡無不受病外邪一觸斃可
立待而猶謂宴安無事此昔人所謂燕雀處堂厝火積
薪之下者也今天下財竭於東南兵燬於西北邊備日
壞而寇勢日以強吉囊侵擾士無息肩俺答阿不孩又
為婚姻矣瓦剌朵顏兀良哈土魯番諸夷相繼煽動禍
且不測甘肅延夏宣大無歲不兵山西又殘破矣梁鎮
馬未劉文王效相繼老死驍將欲盡而債帥得志驕卒
跋扈公謀叛逆許銘張文錦李瑾橫遭慘酷置之弗問

大同一軍內殺主將而外通酋豪唐之藩鎮曾不若此
是以寇敢深入無復顧忌長驅晉冀遂窺并陘所過殘
破殺掠士民四十餘萬長平之坑何以過此此則大同
為之也夫有功弗賞有罪弗誅雖堯舜不能以為理高
皇帝之祖訓有曰凡賞罰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
禍必生焉斯言也真百王之鑒訓也況乎軍旅之事呼
吸之間存亡立異賞弗當功則士弗勸也誅弗當罪則
士弗懲也勸懲廢則紀律隳紀律隳則上下解體雖有
霍衛之勇李郭之忠無能為也是故孫武斬宮嬪穰苴

戮莊賈世宗誅愛能狄青殺陳曙知此道也今六邊諸將覆軍失律輒蔽匿弗以上聞其間也不過差官往勘輕者罰俸重者降級而已夫進有必死之危而退無矢機之戮人情孰不樂生而惡死此士之所以聞鼓而奔望烽而靡也寇退則拾其遺落甚者俘邊氓以爲首級土功幕府邀求爵賞遷秩任子濫及本兵夫功誠宜賞罪亦宜罰今捨丘山之罪弗誅而惟毫毛之功是賞其誰不效尤以相蒙也山西之事尤可痛憤丁瑋以五千飢疲之卒而迎十萬方張之敵揮空券赴白刃剝剝支

解無一人得脫者山西士民無不流涕昔李陵以壯士五千獨當匈奴力屈而降馬遷猶以爲有國士之風以丁瑋之忠壯而國家無殊異之典死事之家不蒙優恤此忠臣烈士之所以喪氣也夫失機逗畱者斬律至重也今山西殘破奚止失機哭聲震乎原野鋒鏑逮乎嬰豎髑髏山委流血川湧而總兵以下爭先逃匿巡撫大臣束手坐視大同旣壞禍延山西伊誰之咎而誅極未行爵位如故刑賞若此殆非所以鼓舞士氣而變移宿習也假令寇復再入又何以責人之盡死力乎是故誅

賞之典不正而求將士用命疆場宴寧吾懼其日以陵
遲而噬臍無及也

實塞

邊境之困於寇者恆苦於兵之不足兵不足而地遼遠
則戍守者少而寇之出沒無常彼聚而我分彼衆而我
寡此寇之所以數得志也兵可以多而食恆不足故不
經事者數議益兵而曾不虞夫乏食也食足矣或調或
募何患乎無兵今秦晉燕趙山之東河之南北歲所賦
者曾不足以餉軍而誅求供億宗藩官吏驛傳諸費又

於是乎取給烽火有警恆仰給於太倉銀至而寇去矣
士不得一飽而主者輒盈橐邊日益空虛士馬日益彫
耗而淺謀者急急於增戍益兵吾懼夫兵之不能枵腹
以嘗寇也夫秦隴河渭古稱富饒沃野數千里秦嘗以
一隅而北攘匈奴南吞六國矣今舉天下之全力而畏
吉囊如虎首反居下足反居上此賈生之所以痛哭流
涕也國初元裔遠遁猶歲一命將肅清沙漠文皇帝三
征迤北數千里外曾不見寇守在四夷屯田達乎河湟
牧馬窮乎瀚海鹽賈獲利而飛輓無壅紅粟腐倉牛羊

被野士飽而弗試馬肥而弗乘邊陲之樂水宜極矣正統以來閹豎竊簸於內而債帥惰偷於外邊防漸懈寇勢浸強暨乎土木之禍喪師蹙地受降之城河套之藪悉爲敵有士不得耕馬不得牧而屯田壞矣屯田壞則鹽賈失利鹽賈失利則飛輓不行而延夏甘肅米價翔貴率一鍾而銀二兩矣食之不足此其繇也古今言實塞者莫善於晁賈雖一時權宜之術而實萬世經久之利今其言具在消息損益師其意而不泥其故隨時以立制因土以便俗募民以屯田因田以儲穀因穀以益

兵因兵以制寇時其衣糧增其戍守謹其烽燧遠其斥堠而又特詔戶部講求鹽法博稽其興廢之源而熟計其利害之故寬其歲課減其引額稱掣以時守支無壅痛革其買窩賣窩之弊而略嚴夫餘鹽私鹽之禁使竈丁不失所而富商大賈樂於報中且無令老耄貪墨者以主之凡鹽課所入悉以餉邊而營繕不急之務一切停罷籌之數年則飛輓之法通而屯田之利舉富強之形成而祖宗之典復矣

均賦

世系卷下
天下之賦莫重於兩浙而尤莫重於蘇松兩縣耳歲賦一百二十萬蘇之歲賦三百五十萬有奇其始因僞吳張士誠之舊額已過重後以漕運之費凡正糧一石復加耗五斗故其重至此其他徭役科派歲料織造郵傳廠諸所徵納者又歲不知幾何也賊吏之侵漁巨之并兼肆行而莫禁蘇松之困極矣長民者思以救之而未得其術公田變而爲丈量丈量變而爲挨號挨號變而爲牽攤咨詢未廣計慮不周甲可而乙否朝令而夕改利未獲而害先滋法未成而謗溢起此則更張無

漸任用非人之故也夫丈量之法可行於秦渭燕趙山之東河之南北而不可行於兩浙河則北方沃野千里地皆方幅易於積算高皇帝嘗命徐達等丈量田畝事竟不成至若兩浙之田環以溝澮錯以墳衍尖斜曲折勢難整齊世無章亥誰能步之統泰開周文襄公亦嘗行丈量之法昉於崑山匹馬獨行躬自履畝尋復中止今崑山有今量同田是也夫以中山之謀略文襄之心計猶且難之而況於今日乎其勢必守責之令令責之丞簿丞簿責之耆長者長責之里甲得賂則減多爲寡

不賂則加寡爲多私截步弓僞增畝角以希上指邀功
賞者什而九也挨號之法尤爲舛謬夫自洪武以至今
日百七十餘年矣田數易主額則屢更其魚鱗圖冊變
亂滛爛郡縣所攢造後湖所藏者且漫漶不可據而乃
欲以民間之圖籍爲定乎此令一下者長之狡猾者皆
僞造圖籍塗以埃壘刷以黝墨以欺長上至乃移易坵
段改換字圩得賂則減官爲民不賂則加升爲斗紛紛
亂雖絲棼叢棘無以喻也不得已而行牽攤之法夫
牽攤誠是也哀多以益寡法旣畫一而民不至大病然

地有高下田有肥瘠山田則病旱水田則病澇而坵江
坵湖坵海及積荒拋荒者又不可槩均也有田則有租
而城中之田其無糧者如故甚無謂也其法必通計一
縣之田爲頃爲畝者幾歲賦者幾而審均之凡田之高
下肥瘠不大相遠者通爲一則其最高下者與夫坵江
坵湖坵海及積荒拋荒者又通爲一則而城中之無糧
者必槩科之庶乎利多而害少也抑此治其末耳減額
者旣以爲恩則加賦者必以爲怨朝三暮四無異乎狙
公之術而欲以蘇兩浙之民未也故欲修萬世之利者

有三術焉均賦也減額也限田也夫僞吳以一隅而抗天下日事金革其勢不得不重賦以足用高皇帝定都金陵資吳會之穀粟因江東之財賦蓋欲減而未能非能之而不欲也且今之天下皆王土也何獨天下之賦皆輕而蘇松獨重乎議者必以變亂成法爲言夫謂變亂者防姦臣之專權亂法罔上行私也今朝野之人皆知蘇松之重賦法

莫有言者畏變亂之律重

也誠使聖天子下明詔議以行之又何變亂之有無已則減額乎議者必謂軍國之需一日不可缺加賦

且不足而乃欲減額乎昔漢文節儉三十稅一且時賜民田租之半高皇帝亦嘗數賜民田租矣詔令具在可考也統泰開周忱況鍾奏減蘇賦七十二萬何獨可行於統泰而不可行於今日乎殆未有周况其人耳誠使三穴旣去鹽法旣修屯田旣復則國課充盈而蘇松之賦額可漸減矣限田之法雖若闕迂而尤爲要切夫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錫無制故也今宜稍爲之限使豪右并吞之家有所畏憚而貧者有恆產以爲之資擇循吏以爲民牧而使之加意於農桑凡徭役科派歲料

織造郵驛磚廠諸所徵納皆以次議減則蘇民小康而天下亦永賴矣

世緯卷下

廣西提學僉事袁君墓志銘

吾友袁君永之以高明卓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而輔以鞿韉奮迅之氣自其少時已不啻碌碌後人既起高科登膺仕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而砥節履方不欲附麗匪人首忤權臣幾蹈不測賴天子仁聖得不損棄浮泚中外垂二十年再起再廢迄航牒以死嗚呼傷哉其命也夫君諱泰字永之別號胥臺山人世吳人高祖以寧曾祖琮祖敬考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諱鼎母安人葛氏袁氏自高曾而下世以氣義長雄其鄉而未有顯者至

君昆弟數人藻發競秀突起閭閻聲生勢長隱然爲文
獻之族君於羣從中最少而奇穎異常五齡知書七歲
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再試再不利憤曰吾所志何
如顧爲場屋所困耶益淬厲精進刈經質義務究底極
嘉靖乙酉遂以第一人薦試禮部亦在高等一時聲名
傾動京邑入對大廷摛衍揚摧上下數千言出入經史
詞旨宏達時權臣方爲學士得君卷奇之執欲冠多士
在廷諸公惡其攬權故抑置二甲第一人及啟封見君
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於得君他日詣君敘致

本來自謂君知己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懟銜之然
無以發也未幾入內閣親幸用事遂上言諸庶吉士跡
施靡薄不宐在禁近悉罷爲庶僚怒猶未已乃起兵部
之獄初兵部失火君爲武選主事適當徼巡在法徼巡
失警當調官獄吏承風旨掠立文致劾君縱火爲姦利
緞鍊久之獄解同官皆調遣君獨編成湖州千戶所會
赦免歸權臣死稍起爲南京武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
擢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卒年僅四十有六始君自翰
林出爲刑部主事卽思明法以達於政謹推讞審法比

世紀
所當必允爲尚書胡端敏公所知簡蒞本科君析律詳
明劑裁敏利而將以勤誠案無留牘有詔以京朝官考
各省鄉試君被命主試河南校閱精審去取攸當時稱
得士尋奉使決獄准揚還朝改司武選武選所職有銓
選有勳祿有貼黃及諸委瑣故號劇司而貼黃尤多傲
事君督併嚴密關決明審吏不得竝緣爲姦展采錯事
方將有爲會獄事起而君去國矣在南部適當考選軍
政尚書熊公特委重君君杜請託察賢否勵精從事考
核緒正一於至公人服其明廣西在嶺徼之外夷獠雜

處文教久施君不鄙夷其人教詔諄切示之奸黠率
之以身程以科條崇雅黜浮矜其不逮薄懲廣錄以誘
進百粵之士士方安其化而君勸遊矣君性樂閒曠謫
居吳興日與高人逸士探奇選勝登陟遊行悠然自適
及歸築室橫塘之上據湖山之勝縱浪其閒有終焉之
志雖擢起守官而寤寐林壑未始少忘篤志問學羣經
子史無所不窺爲文必先秦兩漢爲法樂府師漢魏賦
宗屈賈古律詩出入唐宋見諸論撰莫不合作所著文
集二十卷皇明獻實若干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

七
歲時記及周禮直解總若干卷始君雅志用世及事與
心違時移身遠乃肆意於此以洩其所蘊爾觀世緯所
著皆鑿鑿乎經世之論其官宗遊傳與夫距僞諸篇實
維時敵惜不得少見於事而徒託之空言可慨也已君
闢達高朗議論英發能以辨博勝人人莫能屈然實無
他腸志同氣合即傾倒無閒故知君者莫不賢愛之而
不勝夫嫉之者之衆也君生卯治壬戌十月二十六日
卒嘉靖丁未六月十有三日配馬氏封安人繼文氏子
男一人尊尼癸卯貢士女三人適生員王子恭殷邦柱

徐欽葬以卒之後四年辛亥十月十日墓在南橫山全
家塢之原銘曰

侃侃袁君維時之碩履道含宏抱貞翼德爰起高科式
揚用聲載緝用明奕其邦楨維邦之楨弗爲道屈矧茲
匪人胡彼之卹豈無榮途有命在天寧玉之毀匪瓦斯
全陷則有筭守則爲正孰其生之天王明聖侃侃袁君
守貞用恆弗利攸征身否道亨亨之如何有言則立言
立名存有永無泐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著并

書

書
 卷之五
 世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廷禱先世當明季文章名節照耀一時故流傳

文極盛其版本刊布者家藏略備即先人手稟墨

蹟近年搜羅亦不下數十種惟胥臺公所著世緯

一書文待詔謂鑿鑿乎經世之論惜未梓行并失

舊本嘗以無從購求為恨事迨恭讀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中載有此書仰

惟

聖朝稽古右文開獻書之路雖言蕘論咸登

祕閣寶千古罕有之遇潛德幽光胥不終泯沒矣於

士韋跋

二知不足齋叢書

是致書館局錄副寄吳楚弓重得如獲瓊寶展卷
敬讀待詔之言洵非溢美不敢祕為私有謀之鮑
丈以文刻入叢書以廣其傳焉謹錄

四庫全書內提要冠首并以文待詔所撰墓志銘附
後俾讀是書者可以考見公之節概云

乾隆五十有七年壬子秋七月朔十世從孫廷檣
拜跋

